



序
 其儒推其
 本令代設其
 教之禮陳政刑
 柄述禮樂制度
 之統究

文庫
 17
 0



蘇東坡詩集卷之四
蘇東坡詩集卷之四
蘇東坡詩集卷之四
蘇東坡詩集卷之四
蘇東坡詩集卷之四

劉涓溪先生批註三子序
能不向三子下誼脗者始能註
脚三子涓溪先生所評唱是也
先生眼如簸箕手如霹靂而
又胸無宿餽故能伐山縱寶瑤海

服部文庫

117

330

非先生以談笑解之此段膏肓
 更種入腐儒知見將羽陵小酉盡
 歸之若蟬宿蠹之腹而後止耳
 故三子之遇先生較六經諸史之
 遇諸儒幸不幸較然矣矣昔雪

此段膏肓更種入腐儒知見將羽陵小酉盡歸之若蟬宿蠹之腹而後止耳故三子之遇先生較六經諸史之遇諸儒幸不幸較然矣矣昔雪

岩長若別先生時贈以白布一幅先
生亦自謂半生於聖人語之積
說豈說穿之祖師鼻孔獨似眉毛
眼睫上猶有此子直待拈取白
乃超然相共而坑焚不敢再考

此乃... 乃超然相共而坑焚不敢再考

煎龍經其點綴莖草皆梅檀
片礫皆黃金也自玄牝之宗參入
霞後漆園鄭圃一切指為世
分勿莫之徒有能招松枝塵坐
烏皮几者晉魏而下殆有幾人先

生、理學窟中——獨捨筏迷津
索珠罔象標引者趣與會風流
微言不絕其法賴乎嘗論經之
絕非絕於焚經束史者也乃絕
於窮經斷史者也叔輔嗣與

易為奴子玄借莊作寇沿及瀟
洛之世編貫詩書六穿義理聖
賢眼目塵埋極矣惟玄學一派尚
留混沌此六媽罔羸燼所留也林
氏膏之遷施十重鐵步障自衛

此後又大字小字揮寫無限玄非
認負六其游我三昧如此當時六
悔者六註御矣有能勘破先生此
重公案者始可揚袂而與談玄不
然幾何不誤入嵇阮禪中哉

吳興後學韓叔讖



道德之宗說玄妙說自然其言固已窈
 助恍惚不可拘執以此為法以此自治以
 此修養以此談論可淺可深二者隨其所
 用無不可說故古曼衍愈出愈惑
 古來為說者不啻百家亦皆紛然若章其
 可見莫不為義未知何物契合老君所
 意且變古之言語向難法意或不倫
 而無它可考證然大抵注家此一子不可通
 難於例疑而苦其聽管自至牽強是又
 諸家所同也既已造意胡可盡從於讀老
 論其要涉覽諸家以吾筌蹄漸就本文
 乃求其言辭意相證得其可解而止至于
 銀法之語若有諸家可證因而用之諒所之
 例疑是為得意

吳

老子道德經卷上
體道第一
養身第二
安民第三
無源第四
虛用第五
成象第六
韜光第七

老子道德經篇目

卷上

體道第一

養身第二

安民第三

無源第四

虛用第五

成象第六

韜光第七

易性第八

運夷第九

能為第十

無用第十一

檢欲第十二

厭恥第十三

贊玄第十四

顯德第十五

歸根第十六

淳風第十七

俗薄第十八

還淳第十九

異俗第二十

虚心第二十一

益謙第二十二

虛無第二十三

苦恩第二十四

象元第二十五

重德第二十六

巧用第二十七

反樸第二十八

無為第二十九

儉武第三十

偃武第三十一

聖德第三十二

辨德第三十三

任成第三十四

仁德第三十五

微明第三十六

為政第三十七

卷下

論德第三十八

法本第三十九

去用第四十

道化第四十一

同異第四十二

編用第四十三

立戒第四十四

洪德第四十五

儉欲第四十六

鑒遠第四十七

忘知第四十八

任德第四十九

貴生第五十

養德第五十一

歸元第五十二

益證第五十三

修觀第五十四

玄符第五十五

玄德第五十六

淳風第五十七

順化第五十八

守道第五十九

居位第六十

謙德第六十一

爲道第六十二

恩始第六十三

守微第六十四

淳德第六十五

後已第六十六

三寶第六十七

配天第六十八

玄用第六十九

知難第七十

知病第七十一

愛已第七十二

任爲第七十三

制惑第七十四

貪損第七十五

戒強第七十六

天道第七十七

任信第七十八

任契第七十九

獨立第八十

顯質第八十一

老子道德經篇目

老子道德經卷上

須溪劉辰翁會孟點校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
 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
 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所謂常猶佛氏指不壞不滅者人言長久者天
 地天地非所謂常也猶未離乎名也謂之道道亦
 名也天地之始豈嘗有此名哉乃所謂道也凡有

王注徼歸終也
 翼徼讀如微
 之微言物之
 也方其有欲
 人皆批以有
 有欲必有及
 其也極而無
 所更往必復
 于元
 蘇注凡遠而
 所至極者其
 必玄故老子
 玄寄極也言
 則至矣然枕



玄之心在言玄
之又玄則已矣
不可以有加矣
衆妙之所從出也

道德經

必歸於盡不壞不滅者其惟無乎知天地之始則
知所謂常者矣有字只是對無字說妙在常無母
者微者直闕而玩之耳微猶邊徼有無之際非有
不能見無故也此處自淺自深有不容言者而欲
以義理釋之豈不爲作者所笑同謂之玄又怕人
以事物爲籠淺不知橫豎卽是此道玄之又玄亦
不是形容層疊敞恍自有精義如林解則與儒者
之學相近甚不爲玄也尚未識意安得又玄 林
膚齋曰此章居一書之首一書之大旨皆具於此

其意蓋以爲道本不容言纔涉有言皆是第二義
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
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有仁義禮智之名則仁
者不可以爲義禮者不可以爲智有春夏秋冬之
名則春者不可以爲夏秋者不可以爲冬是則非
常道非常名矣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
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
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故曰無
名天地之始其謂之天地者非專言天地也所以

道德經
爲此心之喻也既有陰陽之名則千變萬化皆由
此而出既有仁義之名則千條萬端自此而始故
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言自此而生也常無常有
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處處人世之間件件是有
誰知此有自無而始若以爲無則又有所謂莽莽
蕩蕩招殃禍之事故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
竟則見其所以生有者之妙常於有時就有上究
竟則見其自無而來之微微卽禮記所謂窳於山
川之窳也言所自出也此兩欲字有深意欲者要

也要如此究竟也有與無雖爲兩者雖有異名其
實同出能常無常有以觀之則皆謂之玄玄者造
化之妙也以此而觀則老子之學何常專尚虛無
若專主於無則不曰兩者同出矣不曰同謂之玄
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卽莊子所謂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但
贊言其妙而已初無別義若曰一層上又有一層
則非其本旨衆妙卽易所謂妙萬物者也門言其
所自出也此章人多只就天地上說不知老子之

意正要就心上理會如此兼看方得此書之全意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此老子所以藏身於天地之道反覆形容雖古聖賢不曾占得此處地位說到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便見得造物所以自處者有居而後有去謂老子爲無意於世是不知言者也使其用世世必不能舍之蓋是他識藏處林云此章卽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不善矣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則有易有長則有短有高則有下有音則有聲有前則有後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善之意故聖人以無爲而爲以不言而言何嘗以空寂爲事何嘗以多事爲

通德經
畏但成功而不居耳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為有如為春為夏為生為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為能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其意只在於功成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作猶易曰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自古聖人皆然何特老子但老子說得太刻苦所以近於異端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言有其有者不能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有味

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聲成文謂之音故曰音聲相和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他看取爭名與盜貨等而皆聖人誘之及其用藥治病又只在聖人自身上所謂不見可欲是也心

王注心懷智
腹懷食虛
有智而實無
知也骨無知
以幹故強之
志生事以亂

虛故無所主、腹實故不貪、志弱故能爲下、骨強故不辭勞、此處兼養生說了、而非虛人之心、實人之腹也、儒者說強志、此說弱、各自有見、強其骨、非強梁也、志弱、骨自強也、小心者最耐事、使民無知、無欲如童子、又轉一句、使知者亦不敢爲、又好蓋是事、只看自家樣、無別說、林云尚矜也、我以賢爲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寶貨爲貴、則人必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爲盜、此二句發下面可欲之意也、

人惟不見其所可欲、則其心自定、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八字最好、虛其心、無思慕也、實其腹、飽以食也、弱其志、不趨競也、強其骨、養其力也、

林云言太古聖人、但使民飽於食、而無他思慕力、皆壯而無所趨競、故其民純朴、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巧之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作爲也、聖人之治天下也、如此而聖人於此、亦無所容心、其爲治也、皆以無爲爲之、所以無不治、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言聖人之教其民如此使

者使其民也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皆恐有以動其欲心也動其欲亦不止此二事但以二者言之耳老子憤末世之紛紛故思太古之無事其言未免太過所以不及吾聖人也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冲字形容道字最妙至微至弱如一縷之息愈用

冲本作盅器之虛也

不教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而愈積無盈時此道字與氣字合皆非偶然訓故此比宗字又豈可與大宗師同日語哉林蓋無見于此挫其銳是自點檢解其紛是去累至和其光同其塵則幾於造物者為徒矣從前儒者以此語為病不知最是高明遊非人間世也象帝之先雖帝子也在後吾以老子註老子後有老子以吾為知言林云冲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時而不定也不曰盈不盈而曰或不盈纔有或字則其意自見此文法也註書如此并與

道經
作文常法而誤之 林云淵者美也似者以疑辭
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卽莊子所謂大宗師也言此
道若有若無苟非知道者不知之故曰似萬物之
宗 非 林云挫其銳言其磨礱而無圭角也解
其紛言其處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
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自潔故曰同其塵此佛經
所謂不垢不淨也 非 林云湛者微茫而不可
見也若存若亡似有而似無故曰湛兮似若存卽
恍兮惚其中有物是也吾不知誰之子者亦設疑
辭以美之也 非 林云象似也帝天也言其在
於造物之始故曰象帝之先曰象曰似皆以其可
見而不可見可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
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

芻狗喻奇橐籥理精林解芻狗極是其取譬芻狗

之意亦是看得天地聖人能生之而已後來每事
自照管他不得橐籥無停處正與芻狗意似愈動
愈出前者爲陳迹矣人之多言當聖耗乏不能如
天地者不如其虛也故貴守中林解以多言與上
首意不相續故推向冷語結去不知自芻狗以來
已有無戀着之意所謂虛所謂窮得失政復在此
中者其過去未來之間乎多言之喻最切守中之
理甚實林云生物仁也天地雖生物而不以爲
功與物相忘也養民仁也聖人雖養民而不以爲

恩與民相忘也不仁不有其仁也芻狗已用而棄
之相忘之喻也三十八章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不仁猶不德也莊子齊物曰大仁不仁天地曰至
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爲仁亦是此意芻狗之爲
物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着意而相忘爾
以精言之則有所過者化之意而說者以爲視民
如草芥則誤矣大抵老莊之學喜爲驚世駭俗之
言故其語多有病此章大旨不過曰天地無容心
於生物聖人無容心於養民却如此下語涉於奇

道德經
惟而讀者不精遂有深弊故曰申韓之慘刻原於
芻狗百姓之意雖老子亦不容辭其責矣籥者橐
之管也橐籥用而風生焉其體雖虛而用之不屈
虛而不屈語妙自然謂用之不屈亦非是 林
云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之間其生萬物也亦
然橐籥之於風何嘗容心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
容心故以此喻之况用之則有風不用則無亦有
過化之意數猶曰每每也守中默然閉其喙也意
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盡多言即 每每至於自窮

不如默然而忘言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萬物生焉亦此意也但聖人之語粹而易明
此書則鼓舞出入使人難曉或者以為戒人之多
言則與上意不貫矣如此看得破非惟一章之中
首末貫串語意明白而其文簡妙高古亦豈易到
哉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
存用之不勤

谷喻也以其虛而
能受之而不有微
物莫測故曰谷神
牝能生物牝前章
所謂也謂之玄
牝亦幽深不測之

意薛君采曰老子
子居其遺詞多
變文以叶韻取
義于一字之間也
如是謂玄牝則
讀牝如也以叶上
句曰玄牝之門則
特衍其詞與下
句相叶或隨語
生解既付玄牝
又指一處為玄牝
之門則失之矣

此章難註老子已極意言之而不能言者也苟知其虛之所存與生之所自則言已至矣復欲如老子能言不可得也林解特以字義常理釋之此豈老子註哉千辛萬苦下字形容惟恐不近乃不如晦翁兩語而足豈不又可笑哉 林云此章乃脩養一項功夫之所自出老子之初意却不專為脩養也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

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 許大天地根只在裏許念哉老子刻畫示人而猶有未悟者以為形容一虛字而已何益可笑 林云綿綿不已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為養生之用而初意實不專主是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以天地喻人身。理至近。語至精。上章得此。愈明不自生。非無容心之謂也。五藏九竅。吾誰與爲親。而無不親矣。後其身。外其身。從死得生。林云。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生萬物。自然而然。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也。聖人之脩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內外。故之先而常存。

是。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也。此一私字。是就身上說來。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私爲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生則爲物矣。無私亦非容心之謂也。林云。此語又是老子誘人爲善之意。及釋氏翻出來。則無此等語矣。故謂之真空。實有真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便是能成其私之意。但說得來。又高似一層。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

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林云：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為善，能利萬物，而何嘗自以為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濕，不以人之所惡為惡也。以此觀水，則近於道矣。幾者近也。善者皆水也。以為人非是。林云：居善地，言居之而安也。心善淵，言其定而靜也。與善仁，言其仁以及物也。言善信，言出言皆實理也。正善

治以之，正國則必治也。事善能以之處事，則無不能也。動善時，隨所動而皆得其時也。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善如此，而不自以為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亦無尤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也。解者多以此為水之小善。七故其說多牽強，非老子之本旨。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

稀。有把玩之意。銳之與助長同。林云此章只言
進不如退。故以持盈。稀銳為喻。器之盈者必溢。持
之則難。不如不盈之易持。已者勿盈之意也。稀治
也。銳銛也。治器而至於極銛。極銳無有不折不若
不銳者。可以長保。富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
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
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為天道。功成名遂。是隨
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

何時為成耶。何時為遂耶。此四字須仔細看。

載營魄章第十

載。乘也。營。如
經營。証。營之
營。白虎通曰
營。不定。只
是也。營魄。雖
滯。載而乘之
言無住著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
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無。雌。王本有半字明。白。四。達
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抱一二字是襯足。上面載營魄意。一即神也。無離
者。丁寧抱載語。柔如嬰兒。甚難愈。專愈柔。而難於
專耳。滌除穢濁。超然玄覽。就穢濁看。能無疵。不以

道徳經
爲累也一闔一開而不爲雌所感又與守雌語別
所謂玄德卽無爲無知因暢言之耳 林云營魄
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深意載猶車
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營魄二字於下如謎
語然魄以載營則爲衆人營以載魄則爲聖人合
而言之則營魄爲一離而言之則魂魄爲二抱者
合也其意蓋曰能合而一之使無離乎將離而二
之乎故曰抱一能無離乎此六字意亦甚隱正要
人自參自悟也嬰兒未有聞見則其氣專致者極
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
曰能如嬰兒乎此老子設問之語也蓋曰人能如
此乎此下數句皆然蕩滌瑕垢而觀覽玄冥則必
有分別之心無疵者無分別也雖蕩滌瑕垢而有
不垢不淨之心則能抱一矣有愛民治國之功而
有無爲而爲之心則能抱一矣陰陽闔闢有雌雄
交感之理而無雌雄交感之心則能抱一矣天門
卽天地間自然之理也此亦借造物以爲喻緣此
等語遂流入修養家或有因是而爲邪說者誤世

多矣明白四達無所不通也而以無知為知則抱
一矣生之畜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也造化何
嘗視之以為有何嘗恃之以為能雖為萬物之長
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之玄妙之
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
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以魄載神此
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着迹矣老子一書大抵只
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為至道縱說橫說不過
此理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
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
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却是極意形容一箇虛處使人自悟謂物物皆有
而常制于無也但語言潔靜亦不可及 林云轂
車中之容軸者也輻輪之股也轂惟虛中故可以
行車埏埴陶者之器也虛而員故可以成器戶牖
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為用

章內雖互舉
有無而言顧
其指意實同
有而登明無
為貴也蓋有
為利人莫不
而無之為用
皆勿而不察
故老子借數
者而曉之

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車器室皆實有之
利也而其所以爲車爲室爲器皆虛中之用以此
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
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目最易感腹無所知自淺入深皆是發明維時此
道去彼取此謂實受用也 林云目盲謂能感視

上言目盲、
丑者下但言不為
目蓋舉一以包
其四

也耳聾謂能感聽也口爽失正味也心發狂不定
也行妨謂妨害德行也此五者皆務外而失內腹
內也目外也聖人務內不務外故去彼取此彼上
五者也此道也老子諸章結語多精絕務外亦不
特此五事舉其凡可以類推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
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
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

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蜀本子由本皆是寵爲下最有理辱爲下誰不知
達者知寵辱之相隨則寵卽辱也但看取得寵失
寵時若驚二字深得情態失固易見未嘗得而忽
得之則亦若驚貴大患若身身卽患也貴身是貴
患也人能以天下爲大患如貴其身不以身親患
則身存矣忘天下如忘身忘身無患 林云若而
也寵辱不足驚而人驚之身爲大患而人貴之先
提起兩句下面却解何謂者不足言也寵辱一也

本不足言而人以辱爲下自萌好惡之心故得之
失之皆能驚動其心此卽患得患失之意身者我
之累也無身則無累矣而人反以爲貴是不知其
真身之身也知其真身之可貴知其真身之可愛
雖得天下不足以易之人能如此則可以寄託於
天下之上矣寄託二字便有天下不與之意此章
兩何謂自有兩意乃古文之妙處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

道德經
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
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
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
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老子喫盡苦是說何物諸解區區註下着脚便自
以爲是竊不敢效也執古之道謂在天地先以無
御有而天地初生時可知也不皦不昧其在有無
之間乎 林云此章形容道之無迹夷平也希微
不可見之意三字初無分別皆形容道之不可見

不可聞不可得耳搏執也三者夷希微也三者之
名不可致詰言不可分別也故混而一者言皆道
也此兩句是老子自解上三句老子自曰不可致
詰而解者猶以希夷微分別之看其語脉不破故
有此拘泥耳不皦不明也不昧不暗也上下俯仰
也上下二字亦不可拘但言此道不明不暗上下
求之皆不可見耳繩繩多也多而不可名其終皆
歸於無物故爲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所謂無狀之
狀無象之象亦惚恍耳迎之而不見其首無始也

道德經
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道言其初自無
而出也。以其初之無而御今之有則可以知古始
之所謂道者矣。紀綱紀也。道紀猶曰人紀。猶曰王
道之綱也。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
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
若水。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
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
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所謂濁以靜之徐清。安以動之徐生。豈謂此士容
貌哉。強爲之容者。正是不得于言託其可見者言
之。如持敬工夫。如有道者氣象。徐清徐生。苦用力
不得。又非枯木死灰比矣。不欲盈卽虛字。最是
新者。津津然若有得成者。不復更進。皆盈也。敝者有
悶悶然與之終始之意。雖困猶能待之守之。林
云。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通於玄微妙。可謂深於道
矣。而無所容其識。知惟其中心之虛。不知不識故

其容之見外者皆出於無心故曰強為之容豫今
以下乃是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精到冬涉川難
涉之意也豫容與之與也遲回之意也猶夷猶也
若人之畏四鄰而不敢有為也客者不自由之意
儼凝定也渙舒散也若水之將釋似散而未散也
敦厚也樸渾然之意也曠達也谷虛也渾兮其若
濁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也於濁之中而持之
以靜則徐而自清安不動也安之而久徐徐而動
故曰徐生孰能者言孰能若此乎徐優游之意也

此兩句只是不清不濁不動不靜濁中有清動中
有靜耳不欲盈者虛也敝故也保此道者其中常
虛則但見故而不新此便是首章所謂常道處敝
而不新則千載如一日矣能如此而後為道之大
成是以能做不新新是一句成是一句新是一
病成是一病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
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

開元疏致者令
必自來如春秋
致師之致

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道乃久沒身不殆

復命在生前生卽天地之始容則有以受之公者
無偏倚戀着之意王則我爲主我卽天子由解云
丘山雖去而微塵未淨未爲極與篤也若允知之
者然而亦文字禪也前以天門爲治亂廢興所從
出此處是以天下歸往爲王且沒交涉 林云致
虛致知之致也學道至於虛虛而至於極則其守
靜也篤矣篤固也能虛能靜則於萬物之並作而

觀其復焉作生也復歸根復命之時也此便是常
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芸芸猶紛紛也
物之生也雖芸芸之多而其終也各歸其根旣歸
根矣則是動極而靜之時此是本然之理於此始
復故曰復命得至復命處乃是常久而不易者能
知常久而不易之道方謂之明此便是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意人惟不知此常久不易
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之凶也知常則其心
與天地同大何物不容旣能容矣則何事不公王

天下者即此公道是也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
天即道也故曰王乃天天乃道久常也人能得此
常道則終其身無非道也又何殆乎自天子以至
庶人皆然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故信不足焉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
然

一作信不足
焉有不信

老子最占便宜因其親譽稍踈即為侮矣面前事

無人曉如小兒喜甘長者笑之猶今有未定之意
言之訥也如此雖如此尚未欲言也直至功成事
遂百姓猶不知所謂下知有之莊子宥天下同意
林云太上言上古之世也下天下也上古之時
天下之人但知有君而已而皆相忘於道化之中
及其後也民之於君始有親譽之意又其後也始
有畏懼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玩侮之意此言世道
愈降愈下矣上德既衰誠信之道有所不足故天
下之人始有不信之心此商人作誓民始叛周人

作會民始疑之意民既不信矣而為治者猶安然以言語為貴故有號令教詔之事豈不愈重民之疑乎猶夷猶也猶兮乃安然之意太上之時功既成矣事既遂矣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而不自知皆曰我自然如此所謂帝力於我何加是也既謂貴言之非而以此一句結之是傷今而思古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王注行術用明以察偽偽起觀形見物知避之故智慧出則大偽生也

林云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道漸漓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譬如智慧日出而後天下之詐偽生六親不和而後有孝慈之名國家昏亂之時而後有忠臣之名此三句皆是譬喻以發明上一句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林云聖智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絕之棄之而天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不孝慈不慈分別之論不若絕而去之與道相忘則人皆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也巧利作而後盜賊起不若絕而棄之卽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也聖知仁義巧利三者皆世道日趨於文故有此名以知道者觀之是文也反不足以治天下不若屬民而使之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自無事矣今使也屬猶周禮屬民讀法之屬也此意蓋謂文治愈勝世道愈薄不若還淳反朴如上古之時也此亦一時憤世之言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央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

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其文簡而頓挫含蓄起結皆妙四字省事快活而別有所得故樂言之下面反覆形容本不待解而解者類失之唯者自以爲悟阿者猶有所疑然疑與悟又能相去幾何善惡猶此皆不足計空自大驚小怪爭是爭非人之所畏不可不畏隨衆而已行乎世路如大荒之野兢兢乎其未有涯哉閱世玩慢之辭非實畏也說衆人熙熙處則貪名耆利無不得意我獨若無所知無知之樂乃不在言乘

乘兮若無所歸此真有得者也衆人皆自以所得爲有餘而我獨若有所失何也我其愚哉沌沌今而樂亦不可名也有以卽自以爲得也毋字是真的指示人處以爲有名之母大謬讀者當自悟吾何言哉老子旣言之矣 林云爲道日損爲學日益此等字義不可與儒書同論學則離道矣絕學而歸之無則無憂矣唯阿皆諾也人之學者以善爲勝惡是猶曰唯勝阿也不若併善之名無之此卽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之意雖然古之知

道者雖以善惡皆不可爲而何嘗無所畏凡人之
所畏者我未嘗不畏之若皆以爲不足畏則其爲
荒亂何所窮極荒亂也未央無窮極也禪家曰豁
達空機因果便是人之所畏而不畏也莽莽蕩蕩
招殃禍便是荒兮其未央哉衆人之樂於世味也
如享太牢如春登臺而我獨甘守淡泊百念不形
如嬰兒未孩之時乘乘然無所歸止兆形也萌也
此心不萌不動故曰未兆嬰方生也孩稍長也嬰
兒之心全無知識乘乘若動不動之意無所歸不

着迹也此我之所以異於衆人也衆人皆有求羸
餘之心而我獨若遺棄之我豈愚而如此沌沌然
乎沌沌渾沌無知之貌此意蓋謂我之爲道以不
足爲樂而無有餘之心非我愚而汝智也昏昏悶
悶卽沌沌是也俗人昭昭察察而我獨昏昏悶悶
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其心澹泊如乘舟大海之中
風颺然而無所止宿此卽乘乘若無歸之意也有
以有爲也衆人皆有爲而我甘於不求故若頑若
鄙我豈真頑鄙哉我之所以異於人者味於道而

已有名萬物之母母即道也食味也貴求食於母
言以求味於道為貴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
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
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
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吾讀書未有若老莊用意之苦也而讀者猶忽之
自以為得者又恚之看此章是費幾許寫出其言

王注此上之
所知也今按知
作云知

恍惚因以為恍惚不知已逼真矣其言重複因以
為支離不知字字是不如此不達矣其精甚真其
中有信豈空言哉其名不去則常無者也甫者萬
物之始孔甚也甚是有德者之容有道故耳先言
其人而後及于道其人道之驗也 林云孔盛也
知道之士惟道是從而其見於外也自有盛德之
容德之為言得也得之於已曰德道不可見而德
可見故以德為道之容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
德之至與此句差異但讀莊老者當以莊老字義

觀之若欲合之孔孟則字多窒礙矣唯恍惟惚言道之不可見也雖不可見而又非無物故曰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此卽真空而後實有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兩句發明無物之中真實有物不可以爲虛言也 爾何知 林云信實也道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也閱歷闕也萬善往來皆出此道也以此者以道也言衆甫之所自出吾何以知其然蓋以此道而已此等結語亦其文字之精處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由老子言則古語也其於人情世道又自有見因又推言之而精麗物理無不若此者以其有味也復終言之纔不百字如往而復不爲老態婉有餘情不求直而求全歸輕重可見第知其辭

之妙不知其所以妙 林云能曲而後能全能枉
而後能直能窪而後能盈能弊而後能新能少而
後能多此皆能不足而後能有餘能真空而後實
有之意少則得多則惑只是少則多三字又紬繹
作兩句也一者虛也無也不足也聖人所抱只這
一件道理所以為天下之法式不自見不自是不
自代不自矜皆是不有其有之意我既虚心而無
所爭於天下又何爭之有長可久也既如此說了
却提起前面曲則全一句作如此歸結亦是文之
奇處天地之於我無所欠闕我但當全而歸之耳
又他何所事也誠者實也言實當如此也曲枉窪
弊四句皆是設喻以發明下面之意而已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
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警故從事於道者道
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
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
足焉有不信焉

一本道亦下有
梁字德亦失
亦下同

道徳經
寡言以養氣。養氣法自然。多言者比飄風驟雨。難
爲氣也。道者德者。失者各隨其人。而無爭。爭而各
自以爲得。亦無不化。此於學問變化甚切近。其惟
吾信有所未至。而後有余悔者也。教人毋辯而已。
林云。天地之間。只自然兩字。可以盡天地之理。
希少也。謂此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過如
此而已。飄風驟雨。雖天地爲之。而亦不終朝不終
日。人之得喪窮達。又豈可常哉。非。林云。從事
於道者。言學道者也。道行也。德得也。可行則行。我

亦無違焉。可得則得。我亦無違焉。可失則失。我亦
無違焉。可者隨順而無違之意。可行我亦樂得之。
可得我亦樂得之。可失我亦樂得之行。止得失我
皆樂之。此所以爲知道之士。然此事須信得及。方
可。若信處纔有未足。則於此有不能自信者。故曰
信不足。有不信。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
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故惡

道經
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跛者跨者皆求過于人人卒不可過而自病知道者未有不自在相也 林云足不着地曰跛跛而立則不能久跨者兩股不相着也跨則不可以行此兩句是譬喻也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是有其有而不化者不明自蔽也不彰名不顯也不長不可久也易曰盈不可久也亦是此意餘食贅行皆長物也有道者無迹有迹則爲長物矣曰餘曰贅莊子駢拇枝指之意也食之餘棄形之贅疣人必

惡之此有道者所以不處也言不以迹自累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有物者本無物也其生天地而混成猶有物也求其理則謂之道耳無名者其實也道自是大從大

字說去愈出愈遠又說轉來曰反就域中比並則天地與王四大耳離乎域中則三者各爲一物皆是譬喻故不言王法地言人法地者塊然無所知然法天知地法天則道矣道卽自然自然卽所謂物所謂母寂寥獨立者與之爲人猶所謂王也林云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也其生在天地之先言天地自是而出也寂兮寥兮不可見也獨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而不殆行健而不息也可以爲天下母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吾不

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字者代名之謂也曰道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大大不足以盡之又名之曰逝逝者往也不可追逐也逝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也此皆鼓舞之文在莊子此類尤多或以反爲反求諸身則非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蓋言人居天地之間但知有王之爲大而不知王之上其大者又有二焉然而人

則法地地則法天天則法道道又法於自然是自然又大於道與天地也其意但謂道至於自然而極如此發揮可謂奇論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失臣作失根為是

重在下冲氣之所從生故為根靜制躁故為君譬之輜重甚自愛不可離也燕處二字氣象又好輜重不足又進之萬乘是合君與臣而言之有君則有臣輕躁俱失林云有重則有輕有靜則有躁根者言輕自重而生也君者言躁以靜為主也有道之人終日行而不着於輜重之間言無重則無輕也無靜則無躁也離麗也必欲求異而不通奈何林云其胸中之所見極天下之至美故曰榮觀雖有此榮觀而居之以安故超然在於輕重靜躁之外燕安也處居也猶吾書所謂安行廣居也為萬乘之主若不知身之為重則不能超然於

事物之外必至有輕躁之失失臣者不足以臣服天下也失君者言自失所主也以身輕天下者言以天下爲重以身爲輕也不輕其身則知道矣知道則知自然矣知自然則無靜無重矣而况有輕躁乎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

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此老非無爲者也其待人處已雖以取天下不過如此而不見其爲之迹救人救物語厚人有過隨之故能救之若初不見其過者而人亦不知襲藏之道也不善人指橫逆之類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此等麓淺林亦失之愛其資者落便宜得便宜也故提醒迷者自謂要妙固是厚道然善計不用籌策以此此意毒哉 林云善言善行善計善閉

善結五者皆譬喻也其意但謂以自然爲道則無所容力亦無所着迹矣聖人雖異於衆人而混然與之而處未嘗有自異之心所以不見其迹也聖人之道可以救人可以救物其於人物也亦甚異矣而未嘗有棄人棄物之心和光同塵而與之爲一故曰襲明襲者藏也襲明卽莊子所謂滑疑之耀也善人可以師範一世雖異於不善之人而天下若無不善之人則誰知善人之爲善是不善人乃爲善人之資也資者言其賴之以自別也此兩

句又發明上面無棄人無棄物之意若有棄人棄物之心則是有師而不知貴有資而不知愛雖自以爲智而不知乃迷之大者知此道者可謂要妙之道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

此章變文
叶韻反覆
此句亦與詩
特相類

道徳経
長故大制不割

林云知雄守雌不求勝也知白守黑不分別也知榮守辱無歆艷也知字有能爲而不爲之意谿谷在下水所歸也言如此則天下歸之式天下以爲式也常德卽首章所謂常道也不離無間斷也不忒無差失也乃足備至全之也嬰兒無知也無極無物也樸太樸也天地之始也太樸旣散而後有器卽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也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地之間各有其職聖人

兼三才以御萬物雖職履職載亦聽命於我是爲天地之間官於物者之長也莊子曰官天地天地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割離也以道制物謂之大制大制則道器不相離矣此亦無爲而爲自然而然之意 雌雄何義白黑何物豈不求勝與不分別之謂哉溪谷者水之所必歸嬰兒與樸皆還淳反本之極豈不求勝不分別之謂哉譬官長於爲器樸散以此大制不割大人不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西如左氏取
我田疇而伍
之史記西高
帝約束紛更
之二取景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
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
或強或贏或載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神器語奇謂非人之所能有也行者徑往隨者未
可行燠之後必寒強之過必贏聖人知其然每禁
其盛三字包括尤密後章安平泰比也奢屬物
泰屬意林云天下神器豈人力所可得道盛德
至天下歸之而不辭而後可以有天下若萌取
天下之心而強為以求有得決不可得矣此三

句是譬喻也其意蓋言凡天下之事不可以有心
求也為者則必敗執者則必失是皆有心之累也
故有道者之於物行者聽其自行隨者聽其自隨
噓者聽其自噓吹者聽其自吹強者聽其自強贏
者聽其自贏成者聽其自成墮者聽其自墮是皆
自然而然而已行隨猶先後也載成也甚奢泰三
者皆過當之名亦前章餘食贅行之意聖人去之
者無心無累無為無求也此章結得奇文又奇甚
奢泰三字只是一意但如此下語非唯是其鼓舞

之筆亦申言其甚不可之意其言玄妙則曰玄之
又玄則曰大曰逝曰遠皆是一樣文法讀者不悟
其意故不見他文字奇處又多牽強之說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
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
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其事好還簡約深厚不待陳說荆棘凶年直小小

證驗耳果而勿強複用語警極有深意積弱以爲
果孰知其強以物譬強強者不得爲道不道早已
猶云老也 林云佐人主而以強兵爲心則非知
道者矣何者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人亦將以害我
故曰其事好還用師之地農不得耕則荆棘生矣
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蓄此意
但言好戰求勝非國之福七句只是譬喻若人之
爲善其果者在我而何嘗敢以此求勝於人故曰
不敢以取強果易言果行育德是也其果者在我

而不形諸外則無矜伐驕強之名而其應事也常有不得已之意此亦知雄守雌之論強者不能終強矜者不能終矜譬如萬物既壯則老必至矣不知此理而欲以取強於天下皆不道者也既知此為不道則當急急去之故曰早已已者已而勿為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甚善發明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左上將軍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則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主之

王純甫云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義疏渾入于經者詳其文義可見

彼以為佳我以為不祥也言至於喪禮雖悲傷慘怛本無用武之意而用武之術亦在是矣兵何嘗不可用有道之士何嘗不能兵彼以為迂濶者我以為勝地也 林云此章全是以兵為喻兼當時

道徳經
戰爭之習勝故以此語戒之佳兵喜用兵者也以
用兵爲佳此不祥之人也以不祥之人而行不祥
之事故曰不祥之器此天下之所惡故有道者不
爲也且君子之居每以左爲貴而兵則尚右便是
古人亦以兵爲不祥之事非君子之所樂用必不
得已而後爲之不幸而用兵必以恬淡爲尚恬淡
無味也卽是不得已之意也雖勝亦不以爲喜不
美者言用兵不是好事也若以用兵爲喜則是以
殺人爲樂豈能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亦此意也偏將軍之職位本在上將軍之
下今上將軍居右而偏將軍居左是古人以兵爲
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左陽也右陰也喪禮則尚陰
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者而悲哀之可
也以勢而言下反居上故曰言居上勢此章之意
蓋言人之處世有心於求勝者皆爲凶而不爲吉
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

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

智勇皆屈於樸而失其勢故曰不敢臣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漸入玄理人無技心有名謂道後歸常無故曰知止能為下則無不歸也為川為谷其極必至于江海無中止者 林云道常無名即可名非常名也無名之樸道也雖若至小而天下莫不尊之孰敢卑之故曰不敢臣為侯王者若能守此

道則萬物自賓服之矣天至高也下而接乎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後甘露降焉天地和則甘露降民之在天下自生自養莫不均平誰實使之自然之道也若容心而使則不得其均平矣道之始本無名焉萬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作也是樸散而為器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何所窮已知道之士當於此而知止則不循名而逐末矣循名逐末則危殆之所由生也知止則不殆矣川谷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大小萬物必歸之道

而後止故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林云智私智也明在內者也有力角力於外者也強在內之果也自勝者強勝已之私謂之克也知足者富無不足則常有餘也志勝氣則其強也不弱得其所安則久而不變故曰不失其所者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而不亡者壽亦此意也

此一句非言語所可解自證自悟可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偶然一語皆寫得別萬物恃之以生而不

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

小常無欲如嬰兒故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是以聖

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林云汎兮其可左右無所繫着也物物皆道之所生何嘗辭之既生矣何嘗居之以為功衣被蒙賴也萬物皆蒙賴其利而道何嘗有主宰之心湛然

功成不居蓋謂奉作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知

而無所欲可謂之自小矣故曰可名於小道雖小而萬物歸之以爲主道亦不自知豈不謂之大乎惟其能小所以能大聖人之所以不爲大者故能成其大也此卽守其雌爲天下谿之意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大莫如天天猶在乎中爾非大象乎凡物大必爲累况天下累之而不能爲累者道也張樂設饌雖過客必畱止焉好也道之爲物不能如樂與餌而可好有不可既者焉莫能好何也 林云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道而往行之天下也以道而行則天下孰得而害之天下無所害則安矣平矣泰矣三字亦只一意也樂鍾鼓之樂也餌飲食也張樂設饌以待嘉客樂終食盡客過則止矣過者去也是筵席必有散時也道之可味雖若甚淡視之雖不可見聽之雖不足聞言其不足悅耳

目也而用之於今古而不盡此即物有盡而道無窮之意道之出言道形於言也猶曰道之為言也

將欲喻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將欲除強
梁去暴亂
當以此四者
因物之性令
其自戮王注

物理皆如此而非必取天下之謂也雖自身內事亦如此却無將欲張之道理故歸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于淵最親切魚與淵不以強勝此理到

處行得不以示人似弱而利器莫強焉微明謂從微處看破得也林云此章前八句皆是譬喻只是得便空處失便空之意喻斂也弛也張者必弛強者必弱興必有廢得必有失與得也奪失也人惟不知自以為喜而不知此理雖晦而實明故曰微明微猶晦也言雖微而甚易見也但能柔弱必可以勝剛強此亦守雌守黑之意淵喻道也魚喻人也人之不能外於道猶魚之不可脫於淵也國之利器若以示人盜賊之招也道之為用在我若

道德經
自眩露而以求勝於物亦猶以國之利器而示人也此亦前章善者果而已不可以取強之意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雖無名之樸亦名也故亦將不欲不欲使人知其爲樸也知其爲樸則非樸矣林云此章與道常無名章語勢皆同無爲無不爲自然而然也侯王

若能守此無爲之道則不求化萬物而萬物自化矣天地之間萬化欲作之時吾但以無名之樸鎮之化萬物之變也萬物俱作相尋不已而我但以自然處之彼自紛紛我自安安故曰鎮下句化字不可粘上句化字說無名之樸何也亦無欲而已無欲則靜靜則天下自正矣不欲卽無欲也不字又有勿字意用功處也

道德經
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前識猶先知自謂機警者也。林云上德之人有德而不自知其德化也。惟其能化是以有德不失德者執而未化也。執而未化則未可以爲有德。故曰無德上德下德。卽前章太上其次之論無爲而無以爲卽無爲而無不爲也。以者有心也。無以爲是無心而爲之也。下德之有以爲則爲容心矣。旣言上德下德又以仁義繼之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以仁爲上德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以義爲下德。

也。老子之學以禮爲強世先以仁義抑揚言之而後及於禮則禮爲愈下矣。爲之而莫之應強民而民不從之也。仍引也。民不從而強以手引之強掣拽之也。只是形容強民之意。故曰攘臂而仍之道自然也。德有得也。自然者化有得者未化。故曰失道而後德。仁者有愛利之心。比之德又下矣。義者有斷制之心。比之仁又下矣。禮者有強民之意。比之義又下矣。老子之言仁義禮其字義皆與孔孟不同。就其書而求其意可也。若論正當字義則皆

失之禮者忠信之薄言脩飾於外而不由中矣其
意以禮爲出於人僞故曰亂之首前識者多識前
言往行也以多識爲智則非道之實矣華者務外
也以此爲智反以自愚故曰愚之始曰厚曰實只
是務內之意去彼取此者言其不爲禮而爲道也
此者道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
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
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
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爲本高
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
邪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琮璜如玉落落如石

天地亦昔者昔者猶昨日耳得一非得其下者賤
者也而道常爲下今人皆有意於爲衡爲軾猶數
車也各志其一以爲用耳不知車之爲體在無用
之中而無不用也區區自擇爲玉落落然與石不

相入也皆非道。林云一者道也。天之所以清明而垂象地之所以安靜而載物神之所以虛而靈谷之所以虛而盈皆此道也。萬物之所以生亦此道也。侯王之所以表正萬邦亦此道也。其致之者言其清寧靈盈生正皆因此道而得之。裂者猶周易言毀也。發言動而不定也。歇消滅而不靈也。竭盡也。虛則能受不虛則盡止而不可受矣。蹙顛也。處貴高之位而無此則顛蹙矣。曰賤曰下卽前章所謂少則得之意皆虛而不自有也。貴賤高下兩句亦只是譬喻無賤何以爲貴無下何以能高。下與賤乃貴高之基本也。侯王之稱曰孤曰寡人曰不穀皆是自卑之辭又以此爲虛而不自有之喻。非乎者言我如此說豈有不然者乎。莊子曰非乎而曾史是也亦是此類文勢。此兩字文之奇處。數車無車一本作數譽無譽譽字誤也。此兩句本是譬喻若作譽字則與下文如玉如石意不相屬矣。致至也。故致猶曰其至也。車者總名也。隨件而數之則爲輪爲轂爲輻爲衡爲軾遂無車矣。車遂爲

道經
虛名矣如玉如石則瑋瑋然落落然終不可易車
則可有而可無玉石則一定而不可易可有可無
則近於道虛而能化也一定不可易則不化矣莊
子曰除日無歲亦數車無車之意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
無
反者動之極則必歸也是其反也正以其動也非
動無反也
林云反者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

生卽易所謂艮所以成終成始也能弱而後能強
專於強則折矣動以靜爲用強以弱爲用故曰反
者道之動弱者強之用如此造語文法也有天地
然後有萬物故曰物生於有然天地孰生之天地
之始生於太虛是生於無也因動靜強弱而又推
言有無之始也老子之學大抵主於虛主於弱主
於卑故以天地之間有無動靜推廣言之亦非專
言天地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

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

道若類夷道天崖岸也崖岸去則同矣類一本作類尤好疵累也進道若退上德

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雖爲德畏人知者竊爲之

耳不自表也質真若渝若渝若受汚者不自保其爲素也甚有餘味大方無隅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

貸且成貸者借與借與必歸無增損也

林云勤而行者言聞而必信也若存若亡者且信

且疑又以爲有又以爲無也最下鄙俚之人則直

笑之耳惟最下之人以之爲笑方見吾道之高退

之論文且曰人笑之則以爲喜况道乎建言者立

言也言自古立言之士有此數語明道若昧以下

數句是也此亦是設辭言此數句不出於我自古

有之也明道若昧惟昧則明前章曰自見者不明

又曰不自見故明即此也進道若退者能退則爲

進也楊子所謂以退爲進也夷平也夷道大道也

大道則無分別類同也和光同塵之意也上德若

谷能虛而不自實也大白若辱不皎皎以自異也

五下作類

廣德若不足若自足則狹矣偷竊也欲爲而不敢爲也建立其德是有爲者而爲之以不敢爲所以能建立也質真若渝真實之質純一而無變而自有若已渝變之意此亦足而不自足之意大方者大虛也大虛之間雖有東西南北孰見其方隅哉大器晚成如鑄鼎之類豈能速就哉大音希聲天地之間音之大者莫大於風霆豈常有哉希者不多見也大象天地也易曰法象莫大於天地天地之形誰得而盡見之道隱無名不可得而名也此

數句或是指實之語或是譬喻之語其意皆主於能虛能無而已貸者與也推以及人也有道者能以與人而不自有也成者道之大成也成已成物而後謂之大成也後章又曰旣以與人已愈多亦此意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

金人銘曰強
梁者不得其
死好勝者必
過其敵蓋古
人嘗以此為教
而我亦教之
翼

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有一卽有配配則存為之子矣其自子以往生生不可窮亦不可知矣負陰抱陽抱陽乃虛也冲氣以為和微之極和之極孤寡不穀先為其下者落便宐得便宐損之而益也反此為強梁強梁者不得其死取譬甚切人人能教之我亦有教人處其必以此為教首矣林作亦我義教之 諸本文從今本有甚暢者不知林本何以必不從今本而取他本將以人所未見耶 林云一太極也二天地

也三三才也言皆自無而生道者無物之始自然之理也三極既立而後萬物生焉萬物之生皆抱負陰陽之氣以冲虛之理行乎其間所以為和也人之所惡莫如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此亦譬喻有道者自卑自賤之意其意蓋謂天地人皆自無而有萬物以陰陽為質而其所以生生者皆冲虛之和氣學道者當體此意則必以能虛能無為貴天下之物或欲損之而反以為益或欲益之而反以為損損益之理有不可常如月盈則必缺此

益之而損也既缺則必盈此損之而益也人之所
教猶言今世人之所以設教彼亦曰我之所教皆
義理也但知求益但知求勝而不知剛者必折盈
不可久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也若吾以道教之
則皆在衆人之上是世之所師者又當以我爲師
也故曰吾將以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
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林云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而行於至堅之
間如水之穿石是也無間無縫罅也無有卽無形
也如人身營衛之間可謂無間而氣脉得行之無
隙之隙而日月之光亦入之此皆無有入於無間
也此兩句譬喻也以此而觀則知無爲無不爲者
至理也不言而教自行無爲而功自成此皆至道
之妙用而天下之人知不及之故曰天下希及之
有益有功用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
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謂得貨得名而亡身孰病 林云名貨皆外物也
無益於吾身則雖得雖亡何足為病而不知道者
每以此自病愛有所着則必自費心力以求之愛
愈甚則費愈大此言名也貪而多藏一旦而失之
其亡也必厚無所藏則無所失藏之少則失亦少
多藏乃所以厚亡也此二句發明下三句也惟知
足者不至於自辱知止者不至於危殆如此而後

可以長久此三句却是千古萬古受用不盡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知躁之勝寒靜之勝熱則知清靜之為益矣惟恐
人未喻故言其理如此 林云有成則有缺大成
者常若缺則其用不敝矣有盈則有虛大盈者常
若虛則其用不窮矣前章曰窪則盈敝則新即此
意大直則常若屈然枉則直也曲則全也大巧者

王曰躁靜無為
勝寒靜無為
以勝熱以此推
之則清靜為
天下正也

道經
常若拙然不自矜也大辯者常若訥然不容言也
躁之勝者其極必寒靜之勝者其極必熱躁靜只
是陰陽字言陰陽之氣滯於一偏皆能爲病惟道
之清靜不有不無不動不靜所以爲天下之正猶
曰爲天下之式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
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
之足常足

却走馬語奇常足最樂 林云以善走之馬却以

糞田卽不貴難得之貨之意戎馬生於郊言爭戰
也戰爭之事皆自欲心而始欲心旣萌何時而足
唯得是務所以爲罪爲禍爲咎也惟知足者以不
足者爲足則常足矣此又發明前章知足不辱之
意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此言保其神明之道非人情物理之喻也。林云
天下雖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雖不出戶亦可知
天道雖隱陰陽變化千古常然。雖不窺牖亦可見
若必出而求之。則足迹所及所知能幾。目力所及
所見能幾。用力愈勞其心愈昏。故曰其出彌遠其
知彌少。此亦設喻以發明下句而已。不行而自知
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爲而自成。聖人之道其爲用
也如此。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亦此意也。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
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
取天下。

此所謂益之而損損之而益者也。取天下自麓言
之非本意。林云爲學則日日求自益爲道則日
日求自損。故前言絕學無憂。蓋言道不在於見聞
也大慧云讀書多者無明愈多。亦此意也。黜聰明
墮肢體去智與故則損之又損。則可以無爲。無不
爲矣。取天下者必以無心有心者反失之。三代之

道徳經
得天下何容心哉因當時戰爭之俗借以爲喻其
言亦足以戒此書多有此意無事有事卽無心有
心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
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
人之在天下怵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
聖人皆孩之

德善德信猶言羣黎百姓偏爲爾德人已俱成矣

林云無常心者心無所主也以百姓之心爲心
則在我者無心矣善不善在彼而我常以善待之
初無分別之心則善常在我在我之善我自得之
故曰得善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此意同
信不信者在彼而我常以信待之初無疑間之心
則信常在我在我之信我自得之故曰得信矣予
曰不億不信亦此意也其曰吾亦善之亦信之者
非以其不善爲善非以其不信爲信也但應之以
無心而已怵怵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足之

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而不露圭
角此心渾然所以無善不善信不信之分也注其
耳目者人皆注其視聽於聖人而聖人皆以嬰兒
待之故曰皆孩之此無棄人之意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
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
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
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出謂自無而
見於有入謂
自有而歸于無
以出為生入為
死翼

出生入死出者離之入者保之保之者重用其心
卽所謂生生之厚也十有三就體中自見不必求
奇耳目鼻口之爲竅心肝肺脾腎膀胱之爲藏以
此生以此死未嘗不生然動而之死地語甚警至
非贅言汎論無死地不求生也其言甚實類非人
所常知故惑兩夫何故委曲深言之文字雋快的
當更無餘蘊非此老筆力亦自難明必如此者謂
之經尚難爲傳 林云出生入死此四字一章之
綱領也生死之機有竅妙處出則爲生入則爲死

出則超然而脫離之也入則迷而自汨沒也能入
而出惟有道者則然天有十二辰歲有十三月日
有十二時十二者終始之全也十二而下又添一
數便是十三分明只是一箇一字不謂之一而曰
十三此正其作文之奇處言人之生死皆原於此
一一者幾也卽其幾而求之養之得其道則可以
長生久視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徒者言
其類也一字本難言且以一念之始強名之亦未
爲的切却要自體認也民之生者言人之在世其

所以動而趨於死地者皆在此一念之初纔把得
不定動卽趨於死地矣動非動靜之動乃動輒之
動也之往也死地死所也夫何故者發問之辭也
此數語爲古今養生者學問之祖故老子於此說
得亦鄭重生者我所以生也生生者我所以養其
生也養其生而過於厚所以動卽趨於死地此亦
輕其身而後身存無而後能有虛而後能盈損而
後能益之意說到此處又提起箇蓋聞言我聞古
之善養生者雖陸行於深山而不遇兕虎入於軍

旅之中而不被兵甲惟其無心則物不能傷之兇所以不能觸虎所以不能害兵所以不能傷惟其無心故也莊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亦是此意夫何故又發一問言物之所以不能傷者以我能虛能損能無而無所謂死地也此章凡下兩箇夫何故其意甚鄭重乃老子受用之妙處所以如此申言之昔有某寺前一池惡蛟處之人皆不敢近一僧自遠來初不之知行至池邊遂解衣而浴見者告之曰此中有蛟甚惡不可浴也僧曰我無害

物之心物無傷人之意遂浴而出老子之說似於虛言以此而觀則其言亦不虛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林云道自然也無也凡物皆自無而生故曰道生之德則有迹矣故曰畜之畜者有也物則有形矣

道經終
故曰物形之勢則有對矣故曰勢成之陰陽之相
偶四時之相因皆勢也莫之命者猶曰莫之爲而
爲也非有所使然則爲常自然矣尊貴者言其超
出乎萬物之上也命或作爵非也長之育之成之
熟之養之覆之皆言既生既有之後其在天地之
間生生不窮皆造化之力也然造物不有之以爲
有不恃之以爲功雖爲之長而無主宰之心此所
以爲玄妙之德玄德卽造化也前章言失道而後
德此言道生德畜尊道貴德則此章德字比前章

又別讀老子者不可如此拘礙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
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
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
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子母之論粲然兌字從言則爲說謂爲口爲目皆
是可悅者皆兌也用其光復歸其明與和其光同
卽是本體知者以爲黑不知者以爲白正言似反

襲常猶前章
襲明密而不露
也

襲謂藏之也藏之故處以爲常 林云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卽有名萬物之母也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後知有萬物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蓋言無能生有有出於無知有者不可以不知無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亦是此意 淺哉 林云沒身不殆者言如此則終身無危殆之事也兌口也人身則有口人家則有門皆以喻萬物所自出之地前言玄牝便是此意塞其兌閉其門藏有於無而不露也不勤不勞而成

功也開其兌出而用之也濟其事用之而求益也濟益也如此則其危不可救矣所見者大能斂而小則爲至明所主者剛退而守柔則爲至強卽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也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用其光而歸之於明則無殃咎矣知用而不知藏則遺殃之道也襲者藏也常者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窮也常或作裳非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

來得好

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劔厭
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夸張曰施

介然者其隙也使我寵有所知無他畏者畏其施
于外如朝甚除文采利劔之類比於盜賊自誇非
惟可賤其敗亦且立至甚言施之不可爲也施者
嗇之反也林云介然固而不化之意至道無知
無行若固執而不化有知而有行則凡所施爲皆
有道者之所畏也故曰惟施是畏夷平也大道甚
平人之求道不知適正好行斜徑之路譬如國

家者治其朝廷則甚整除治也爲宮室臺榭之類
也朝廷雖美而田畝皆蕪倉廩皆虛而且以文采
爲服佩帶利劔厭足飲食積其資財務爲富強此
如盜賊之人自誇其能是豈可久此譬喻語也言
人不知大道而自矜聰明自誇聞見此好徑之徒
也豈知至道故曰非道哉老子之文如此等處可
謂工絕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

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
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其要義止在善抱者不脫一句如祖抱孫孫必祀
祖至以身觀身猶親切推之天下猶推而見天地
之始其離披言之者託也以爲他人之身却不知
自家天下安在林解之謬林云建者無不拔抱
者無不脫建德而抱朴則不拔不脫矣有子孫之

家祭祀必不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生生而不窮亦猶子孫之嗣其家也此三句皆是
設喻以言道雖無有而實長存也修諸身則實而
主無僞修諸家則積而有餘慶修諸鄉則爲一鄉之
所尊修諸國則其及人者愈盛修諸天下則其及
人也愈徧長尊也豐盛也普徧也卽吾一身而可
以觀他人之身卽吾之一家而可以觀他人之家
卽吾之一鄉而可以觀他人之鄉推之於國於天
下皆然言道之所用皆同也以此者道也以道而

觀則天下無不然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益生曰祥比於綿綿若存心使氣曰強以柔為強不知消息反之身心彷彿何似但見強字便以為強強梁因并益字強字看變了此與壯老自不相屬

語亦不相害壯者赤子之反強字自與握固兩句相近上章曰守柔曰強 林云含德藏蓄而不露也厚者至也含德而極其至則如赤子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言物莫能傷之也亦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之意赤子之骨至弱其筋至柔而手之所握甚固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峻亦作者精氣盛也峻赤子之命原也終日啼號而其嗑不嘎者心無喜怒氣本和也嗑咽喉也嘎氣逆也赤子純一專固故能如此而有道者亦然只是不動

心也和者純氣之守也知此至和之理則可以常
久而不易矣知此常久之理可謂明於道矣生不
可益強求益之則爲殃矣祥妖也故曰益生曰祥
傳曰是何祥也卽此祥字之意以心使氣是志動
氣也強者暴也暴則非道矣故曰心使氣曰強以
此爲強無有不折如物之壯無有不老此皆不謂
之道早已速已之而勿爲也已者止也三句已見

第三十章中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
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
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
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知者不言自貴其言也言者不知懼夫人之多言
也重出數言乃其所自貴者末又自贊其貴無羨
於貴而不可賤也林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謂
道不可容言也必塞兌閉門而藏之於密必挫其
銳而磨礪之使無圭角必解其紛而條理之使不

紊亂必和光同塵而不自眩露此所謂至玄至妙
同然而然之理也有此玄同之道則天下不可得
而親又不可得而疏言其超出於親疎利害貴賤
之外也此道之所以爲天下貴也

映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
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
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
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
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此處頓以此字又別非獨文字之變本無一字能
使人有省其上之三言者寓也林云以正治國
言治國則必有政事以奇用兵用兵則必須詐術
二者皆爲有心無爲而爲則可以得天下之心故
曰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有心之不可而無
心之爲可以此道也忌諱防禁也利器人世便利
之用也技巧工匠之巧也奇物如桔槔機械等物
是也機心旣勝機事愈工故法令愈明而盜賊愈

盛此言有心之害皆譬喻語也故古之聖人但曰
無爲好靜無事無欲而天下自治矣聖人云又見
後章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
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爲奇善
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
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缺缺者揆揆然望而失望也以其察察者宜無所

不及故人望而卒失望也至簡至簡至精字字名
言林云悶悶者不作聰明也察察者煩碎也醇
醇自樂也缺缺不足也此亦有心則爲害無心則
自治之意禍福無常更相倚伏孰知其所極止正
者定也其無正耶言倚伏無窮不可得而定也天
下之事奇或爲正正或爲奇善或爲妖妖或爲善
是非利害莫不皆然此亦禍福倚伏之意世人迷
而不知徒分奇正徒分妖善其迷蓋非一日矣惟
聖人之爲道雖有方而無隅雖有廉而不剝雖直

而不可伸雖光而不見其耀割削也無隅則不削矣廉上廉見地之廉不剝不傷也廉利則易傷肆伸也不伸不見其直也耀光之焰者也此皆藏有於無之意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

治自治天卽心也嗇者不欲出也不出則服也服則爲其下也早字重字皆有意積德猶積弱也我無德於天與人弱卽德也下於人而能養人者其母道乎故言有國之母此母字屢見而其義一也深根固蒂長生久視直指示人曰嗇念哉根卽是抵蒂極有理林云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嗇則能有而無能實而虛宐其可以治入宐其可以事天早復者言嗇則歸復於根極者早矣早不遠也復返本還元也德至此則愈積愈盛矣重愈積之

意也克能也德愈盛則於事無不可能也莫知其極者用之不窮也用之不窮則可以爲國而長久母者養也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治國者如此養生者亦如此養生而能耆則可以深其根固其柢可以長生可以久視根柢元氣之母也久視精神全可以久視而不瞬也今之服氣者或有此術雖非老子之學可以驗老子之言此章乃以治國喻養生也久視亦復不曉自以爲先以不眴爲久視不愁眼睛落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小鮮之喻妙甚不待詳說人人自喻故也林以鬼神爲陰陽不知何見解書若非作者有隱豈必以詐逆之哉此理甚實鬼神司出吾之神方與之爲幽爲明而不見其有物也其人則我是也語意政在亦不傷人林以人字包誤尤舛兩不相傷以下

却是和鼓無實義。林云此章先頓一句以言不擾之意。烹小鮮者攪之則碎。治國者擾之則亂。清淨無爲。安靜不擾。此治國之道也。既提起一句。如此下面却言三才之道。皆是不擾而已。以道蒞天下。此天下字。包三才而言之。凡在太虛之下。臨之。以道。天則職覆。地則職載。聖人則職教。三者各職其職。而不相侵越。則皆得其道矣。林云神陽也。鬼陰也。不曰陰陽。而曰神鬼。此正其著書立言之意。不欲盡顯露也。其鬼不神者。言地主於陰。

而不干於陽。非其鬼不神者。言不特地爲然也。地盡地之道。不干於天。而天盡天之道。亦不干於人。故曰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者。言非特天盡天之道。而不干於人。聖人亦盡聖人之道。而不干於天地也。林云幽則爲陰。陽明則爲聖。治此兩者。自不相傷。則其德皆歸之。言天地得自然特之道。聖人亦得自然之道。各有其德。而不相侵越。大故曰交歸之。不相傷者。不相侵也。聖人亦不傷之。下一本多一民字。誤也。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妙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古人設譬、未有如此其奇者、其於理無不通、而取國爲近、得其所、以取、湯文之事也、由孟子言之、爲樂天、由老子言之、或不免爲機事、豈非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哉、林云、此章借大國小國之得所欲、以喻知道之人、宜謙宜靜、非教人自下以取勝也、三代而下、世有取國之事故、因其所見、以爲喻爾、下流者、自處於卑下也、大國之人、能自卑下、則可以合天下之交、譬如牝者、以靜而勝其牡也、自下者、以靜爲道、故曰、以靜爲下、以大取、小曰、以取、以小取、大曰、而取、此兩句文字、亦奇特、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天下之人、以爲強盛、小國之意、不過欲鐫刺、求入於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

美言之行
王注曰之

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為
宐矣。非。林云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
強者須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為知道一書之主意
章章如此解者多以其設喻處作真實說故晦菴
有老子勞攘之論獨黃茂材解云此一篇全是借
物明道此語最的當但不能推之於他章故亦有
未通處。大者宐為下即大國之大林未喻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

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
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
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
貴。其言愈貴愈下愈近至不善者猶將顧之美言可

以市謂之出於善意皆可以得人心也尊行可尊
之行也其人雖未必實有是行而可以加而尊之
此二語近佞近便而道亦在是至人之不善而何
棄之有則恢恢乎大人長物者之量豈徒卑卑然

下之哉。雖天子與三公立之，置之皆大功大德。又有壁有馬，極其尊重隆禮，苟無此二者，則或矜或待，皆足爲患。閱世久遠，陷於憂患，而後知其爲有道之言也。林云：道者萬物之奧，此提起一句贊美言之也。此下却言道在天下，人人有之，無智無貴，愚其爲善人者，有道之人固寶之愛之矣。其不善貴人者，有道之人亦保合容之。此卽中以養不中之意。非保者自保其身也。林云：市人之相與，以利交也，亦能爲美言以相悅。一鄉之間，纔有一

善可尊者，人亦推敬之，可以加於人之上。以此而觀，則此性之善，何嘗絕於天下。然則人之不善者，爲知道之士，其可棄之邪？美言可以市，市者自售也。如今藥家有曰：不欺廣惠者，是以美言自售也。非林云：尊行者可以加人，如鄉落之間，或有長厚者，或有好善者，其鄉人亦未嘗不稱尊之。此二句蓋謂雖庸人亦未嘗不知此道之爲善。拱璧以先駟馬，聘賢之禮也。卑辭厚禮，求賢而致之。三公之位，不若能虛能謙，以求此道，故曰不如坐進此

道且古之以此道爲貴者何也求則得之道本在
我爲仁由已由人乎哉有罪以免者言一念之善
則可以改過卽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也不
曰者如謂詩不云乎道無賢愚悟則得之此所以
爲可貴故曰故爲天下貴人必欲其文則其言其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
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
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

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大欲小多欲少又與爲大於細別林云無爲而
後無不爲故曰爲無爲無所事於事而後能集其
事故曰事無事無所着於味而後能知味故曰味
無味能大者必能小能多者必能少能報怨者必
以德能圖難者必先易能爲大者必先於其細自
味無味以下皆譬喻也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
於細只是上意申言之也聖人不自大而能謙能
卑所以成其大輕諾者多過當故必至於失信以

易心處事者多至於難成此亦借喻語也但添一夫字其意又是一轉前言易矣恐人以輕易之心視之故如此幹轉曰易非輕易也聖人猶以難心處事遂至於無難况他人乎此意蓋謂前言易者無爲無事而易行也非以輕易爲易也小兒之見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語極而猶有餘力其林云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於危則難持矣事之未萌謀之則易及其形見則難謀矣脆而未堅攻則易破及其已堅則難攻矣迹之尚微攻則易散及其已盛則難散矣事必

為於未有之先治必謀於未亂之始合枹之木其
生也必自毫末而始九層之臺其築也必自一簣
之土而始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凡此以上皆
言學道者必知幾此幾字有精有麤如十三之一
不亦幾也無始之始亦幾也自然之然亦幾也至於
為至於執則皆有迹矣故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聖人為以不為執以無執故無敗無失凡人從事
於斯之世其所為之事皆有可成之幾而常敗之
於者不見其幾而泥其迹也不求事之終而致慎於

事之始則無敗事矣眾人之所不欲者聖人欲之
眾人之所貴者聖人不貴之難得之貨借喻語也
眾人之所不學者聖人學之眾人之所過而不視
者聖人反而視之復反也此亦借喻語也聖人惟
其如此於事事皆有不敢為之心而後可以輔萬
物之自然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愚之孩之謂民生之而不知
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

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與物反矣謂民之多智治以不智 林云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人常欲使之晦其聰明不至於自累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愚字下得過當秦之愚黔首此語誤之故晦翁所以謂之勞攘也非 林云智巧多則民愈難治故以智治國者反為國之害蓋上下相尋皆以知巧則亂之所由生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兩者

智與不智也能知智之為賊不智之為福則亦可以為天下法矣能知此法則可謂之玄妙之德深矣遠矣者嘆美之辭也反者復也與萬物皆反復而求其初則皆歸於大順之中矣大順即自然也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不重謂知有之而已不嚴畏也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

林云百谷之水皆歸之江海江海為百谷之尊而
乃居百谷之下此借物以喻自卑者人高之自後
者人先之之意以言下之如曰愚夫愚婦一能勝
予是也以身後之稽于衆舍已從人是也聖人非
欲上民欲先民而後為此也其意蓋謂雖聖人欲
處民上民先猶且如此况他人乎語意抑揚稍過
當耳聖人雖處天下之上而民不以為壓已雖居
天下之前而民不以為害已舉天下皆樂推之而

不厭者以聖人有不爭之道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也不重不壓也一章三是以亦猶繫辭一章數是
故也

道

此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
其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
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
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
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老子反覆發明粲然可誦解者每自立異道不欲
爲大人謂我大則非道矣使我似道則第見其細
耳慈故能勇卽柔爲強物皆靡然則愚者不可及
矣天之憫物者以慈也天以此衛之則物莫能勝
矣宛變究竟甚有精義林云大似不肖當時有
此語也故老子舉以爲喻亦前章不穀孤寡之意
天下皆謂者言天下皆有此常語也夫惟大故似
不肖至大者必以至小之心處之肖象也憊然似
無所肖象自小之意也若自以爲有所肖象則爲

細人矣非大人之量也此二句乃老子以當時俗
語如此發明也一本於謂我下添道字其細下添
也夫字皆誤也非林云三寶其道可寶而用
之也我有者人人有貴於己也惟慈故能勇惟儉
故能廣惟能不敢先故爲天下之長左傳曰晉公
子廣而儉正用此語儉收斂也廣開豁也亦小而
後能大之意器形也成器卽成形也凡在地之成
形者我皆爲之長故曰成器長今人捨慈而用其
勇捨儉而用其廣捨後而用其先此非保身之道

善勝云一
作善勝敵
者不爭

也故曰死矣。非。林云戰交物而動也。猶莊子曰與接為搆。日以心鬪也。守猶莊子曰純氣之守也。人能以慈為主。則外可勝物。內可自守。故曰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救佑助也。衛自衛其身也。能以慈衛天所佑也。此語隱然有譏責今人不能之意。能者天誘其衷。則不能者天奪之監矣。非。林云前言三寶。此舉其一。能慈則二者在其中矣。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言戰言勝。非戰士而何。林以士為士師。又曲說武健。皆求異極。可厭。不足辯。林云士師之官也。武猶曰健吏也。作士明刑。豈以健吏戰而怒忿兵也。不與不與物為對也。用人為之下。即前章以下取國之意。四者之善。皆不爭之喻也。不爭之德。可以配天。可以屈群力。用天下自古以來無加於此。故曰古之極。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非不欲吾鬪也。而無鬪地。兩兵相抗。而人我哀哀者。直直者勝矣。林云。用兵有言者。亦舉當時之語。以為喻也。用兵者不敢為主而為客。重於進而易於退。以不行為行。以不攬為攘。以無求敵而引敵。以無執而為執。此皆兵家示怯示弱。以誤敵之

計。仍引也。引敵致師也。如此用兵。方有能勝之道。若輕敵而自矜自眩。則必至於喪敗。不爭而勝。實也。輕敵以求勝。則喪其實矣。故兩敵之國。抗兵以相加。能自哀者常勝。哀者戚然。不以用兵為喜也。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則非哀者矣。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借喻處。其例甚明。

其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

以聖人被褐懷玉

林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之人莫有知者莫有行者此嘆時之不知已也宗主也君亦主也衆言之中有至言故曰言有宗舉世之事道爲之主故曰事有君世無知至言至道之人所以莫有知我者故曰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既言天下不我知矣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卽前章不笑不足以爲道之意聖人之道足於已而不形於外猶被褐而懷玉故人不得見之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林云於其至知而若不知此道之上也於不可知之中而自以爲知此學道之病也人能病其知之爲病則無此病矣聖人之所以不病者蓋知此知之爲病而病之所以不病此一章文最奇或以上不爲尚又於首句添兩矣字誤矣

凡不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
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故去彼取此

吾看老子意竊謂不當復有大威二字民不畏威
至矣真老子之言也自知其內不自見其外自愛
其身不自愛其生不畏威者不以我爲大也彼不
以我爲大乃我所生也觀我生之無我正欲其如
此奈何厭之兩不厭無義宐云夫惟不狹是以不
厭林云不畏刑者常遭刑章首之言借喻也居

廣居也生長生久視之理也人皆自狹其所居自
厭其所生不安於退而務進不觀於無而惑於有
是自狹也自厭也無者戒救之辭言不可如此也
夫惟不厭者而能久安故曰是以不厭只就下句
紬繹一厭字不及狹字文法也聖人雖知道而若
不自見然能晦也雖愛其身而若不自貴然能謙
能賤也去彼者去衆人狹厭之心而自取足於斯
道也故曰取此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道徳經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
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
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
疎而不失。

不敢者人之所易而非勇者不能也。彼以敢爲勇
故以不敢爲不勇。媿於不勇故不敢者難也。天之
所惡孰知其故。任達自然疎而不失。語尤奇異。
林云：勇於敢爲者必至於自戕其身。臨事而懼是
勇於不敢也。活者可以自全也。敢者之害不敢者

之利二者甚曉然。天道惡盈而好謙。則勇於敢者
非特人惡之。天亦惡之也。而世之人未有知其然
者。故曰孰知其故。嘆世人之不知也。聖人猶難之
者。言聖人於此亦以此道爲難能也。天惟不爭而
萬物不得而勝之。天惟不言而自有感應之理。陰
陽之往來不待人名之而自至。坦然簡易也。乾以
易知。坤以簡能。卽坦然善謀之意也。天道恢恢譬
如網然。雖甚疎闊而無有漏失者。言善惡吉凶無
一毫不定也。聖人之於道。雖以無爲不爭。而是非

善否一毫不可亂此數句又以天喻道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
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司殺者自夫代司不專殺也
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刑柄在手謂能殺人者誤也此其敢於殺者也敢
於殺矣而人不懼不可勝殺也及其當殺或不能
殺也孰知殺之非我常常有司殺者而亦有不能殺
者乎譬之代斲傷手其警深矣 林云此章言人

之分別善惡自為好惡至於泰甚者皆非知道也
故以世之用刑者喻之言用刑者不過以死懼其
民而民何嘗畏死使民果有畏死之心則為奇衰
者吾執而刑之則自此人皆不敢為矣故曰吾得
執而殺之孰敢今奇衰者未嘗不殺而民之犯者
日衆則民何嘗畏死哉司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
為善為惡常有造物者司生殺之權其可殺者造
物自殺之故曰常有司殺者殺為國而切切於用
刑是代造物者司殺也以我之拙工而代大匠斲

削則鮮有不傷其手者此借喻之中又借喻也此章亦因當時嗜殺故有此言其意亦豈盡廢刑哉天討有罪只無容心可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縱橫設辯不過以此佛之爲書有其辯而無其繫林云食稅之多言取於民者太過也上之有爲

言爲治者過用智術也上貪利則民愈飢上好智則民愈難治此兩句亦借喻也凡人過於自愛反以喪其身飲食太多亦能生病此其一也過於自愛自養欲以謀生故曰求生之厚輕用其身以自取死故曰輕死忘其身而後身存故曰無以生爲者賢於貴生貴生猶前章曰益生求生之厚者也賢猶勝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林云柔弱堅強皆借喻也老子之學主於尚柔故以人與草木之生死爲喻徒類也是以而下又以兵與木而喻之兵之恃強者必不勝木之初生者皆柔久而堅強至於拱把則將枯矣故知道者以柔弱爲上堅強爲下共猶宰上木拱之拱也拱如人背曲貌宰上之拱語其待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張弓之喻甚奇高下左右只在弓內未嘗出於弓也道本無也以奉天下而有餘猶之天也人惟惡不見賢也見賢而不能給其求是愈損也林云天之道惡盈而好謙猶弓之張者不久則必弛也高者必至於自抑有餘者必至於自損而自下者

必舉自屈者必伸自損者必益是天之於物每每然也而人之爲道何爲而不然乃欲損人而益己欲以天下之不足而爲一己之有餘失天意矣唯有道之人乃能損我之有餘以奉天下故曰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易言損益亦是此意此亦借以喻道也聖人所以雖有爲於天下而不以自恃雖功成而不居其功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此自見此爲道日損必至於損之而又損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其無以易之美一句愈是文字精嫩處類如此於是作者正言若反尤妙林云水爲至弱而能攻堅強世未有能勝之者千金之堤敗於蟻穴之漏是弱之勝強者無以易於水也故曰其無以易之弱能勝強柔能勝剛如水之易見人莫不知之而

至道在於能柔能弱者莫之能行也故古之聖人常有言曰能受一國之垢者方可為社稷主能受一國之不祥者方可為天下王此即知其榮守其辱之意不祥者不美之名也蓋位至高者不可與天下求勝須能忍辱則可以居人之上垢與不祥王不可受之受也似反一世之常言其實正論故曰正言若反聖人云三字自佳 有何佳處 林云一本以云為言誤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怨。已。遠。矣。而。又。和。之。是。怨。猶。新。也。不。如。相。忘。於。無。言。執。左。契。者。人。自。來。合。耳。徹。者。如。貢。助。徹。之。徹。通。上。下。而。為。之。如。貿。遷。然。司。契。者。如。天。道。來。者。善。則。善。之。林。云。恩。怨。兩。忘。方。知。至。道。人。有。大。怨。於。我。而。必。欲。與。之。和。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為。怨。則。此。心。亦。未。化。矣。雖。曰。能。與。之。和。此。心。未。化。則。餘。怨。尚。在。安。得。講。之。善。道。此。誠。到。理。之。言。亦。借。喻。也。左。

契者如今人合同文字也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故
曰左契此契在我則其物必可索聖人雖執此契
而不以索於人忘而化也此亦借喻之語有德者
則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無德者則以明白爲
主徹明也猶今人言必與之討分曉也有德司契
者善人也天雖無私親而此等有德之人天必佑
之故曰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
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
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
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最是要道什伯之器器多於民且什且
伯而不之用其有餘如此孟子云死徙無出鄉不
如此章形容親切有善畫所不能畫其趣者諸言
建德者昉此 謂此章有自用意尤非其自用乃
在張弓左契之類此章直自喻其門大國衆民必
無此樂必有所不足本領旣大心計轉勞故也

林云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皆可以朝諸侯一天下之意老子蓋曰有道之人若得至小之國不多之民井而居之使有什伯如今人之保伍也人人皆有可用之器而不求自用是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安於自退也重死而不遠徙小人皆畏罪不爲惡而各安其居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也雖有甲兵而不陳列不恃力以求勝也舍書契而用結繩復於素朴也甘食美衣安居而樂俗鄰國雖近雞狗之聲雖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各自足而不相求也此老子因戰國紛爭而思上古淳朴之俗欲復見之也觀其所言亦有自用之意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出於害與爭者小物也 林云真實之言則無華采有華采者非真實之言也莊子曰言隱於榮華

卽此意也。純也。純德之人則無所容言又何辯乎好辯則非純德者矣知道之知不以博物爲能以博物爲誇非知道者也聖人之道虛一而已何所積乎未嘗不爲人也而在己者愈有未嘗不與人也而在己者愈多其猶天道然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爲人與人言以道化物也天之道雖有美利而不言所利則但見有利而無害纔有利之之名則害亦見矣聖人之道無爲而無不爲而未嘗自恃其有故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爭一書之意

大抵以不爭爲主故亦以此語結之

老子道德經卷下